



山芋藤情思

蔡亚春

周日的农村,阳光斜照,山芋地一片翠绿,生机盎然。那青中带紫的叶片在阳光下扬着笑脸,仿佛在述说着夏日的物语。我和爱人漫步其中,这片山芋地唤起了我深藏的记忆。

山芋,这个朴实的名字,带着乡土的气息,却承载着我童年的欢笑与泪水。山芋藤的记忆在我心中一直占据着特殊的位置。那时的我,为了生活,不得不去割草喂羊,而山芋藤是我心中的宝藏。

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为了寻找羊草,走进了一片未知的自留地。那里的山芋藤长得密实,我欣喜若狂,快速割下几根,为了不被发现,我塞进了筐底。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我的秘密被父亲发现了。他指着羊圈里被啃得七零八落的山芋藤,问我从哪里割的。我支支吾吾,语无伦次。那一刻,我知道我错了。

父亲不善言辞,但他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他去给那家人家山芋地浇水,赔礼道歉。他说:“山芋藤长得很快,割掉一截不明显,但这是别人家的,这和偷东西有什么区别呢?”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让我明白了诚实与尊重他人的重要性。

别人家的山芋藤不能割,自己家的不能乱割。父亲说,栽下不久的山芋藤,立足未稳,藤蔓没长开,叶片不多,要给它时间吸收阳光雨露,才好将养分传送给根茎,山芋才长得大。等到藤蔓长到一两米,长得又粗又壮,用力一扯,能扯出茎节上扎入泥土的须须时,这时可以割掉些喂猪。如果此时任由藤蔓疯长,又会影响到山芋长个儿。父亲这套割藤理论我听不明白,也看不出何时割恰当。于是,父亲负责割山芋藤,我负责切山芋藤喂猪。

山芋藤不能直接丢进猪圈,得切成短短的碎末。切山芋藤时,左右手得协调,当心锋利的刀子切到手指,更烦的是山芋藤的浆液,切口处沁出的乳白汁水,很容易沾在手上、衣服上,一时又洗不掉,污渍斑斑,脏兮兮。山芋藤末和糠搅拌均匀,加上水,调成稀粥状,猪吃得开心,鼻子里会发出“哼哼”的声音。

拌好猪食,我咬牙拎起水桶,搁在栏栅上,对准猪食盆,哗啦啦倒下去,引来大小肥猪争先恐后抢食。我赶紧屏住呼吸逃离猪圈。那臭哄哄的味道,是父亲再怎么冲洗都难以冲掉的味。这活,我不情愿干,可没有办法不干。

山芋藤也给我带来快乐。我和小伙伴们挑选又肥又长的山芋茎秆做“项链”。我们轻轻撕开一头,露出碧绿的茎肉,用指甲掐出一段脆脆的梗,中间留下一丝相连的山芋皮。这样一条翠绿翠绿的“项链”便做成了。我们挂在手上、耳朵上,甚至头上,仿佛变成了童话中的公主和英雄。这些快乐的记忆,让我对山芋藤有了特别的情感。

如今,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充满山芋藤的农村,来到了城市生活。然而,每当我看到山芋藤,那些美好的记忆便涌上心头。那些年与山芋藤共度的时光,教会了我生活的智慧和勇气。它们让我明白,生活中的美好并非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朴实、最真实的感受。

感谢这片山芋地,感谢这些年与山芋藤共度的时光,它们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更加热爱这个世界。

神滩
晚读

贺红岩

秋夜清凉
四周静谧
流水的月光
洒落乡村和大地

乡村的院子里
村前的小河边
大地的草丛中
到处都有迷人的虫声
侧耳倾听

李斌

唯一的深情,在你的网里
零乱的时间
直面烟雨的寂寞

我已放弃世间的游戏
任黑夜叙述
散落的风
短暂而无处安放

只能在临窗的眸光里

秋夜的虫声

蟋蟀在吟唱
蝈蝈在鸣叫
还有纺织娘的倾诉声

蟋蟀的琴弦
如泉水淙淙
高歌生命的美好
吟唱大地的丰收

蝈蝈的叫声
铿锵悦耳
如高山流水的清音
似珍珠敲打玉盘的清脆

皎洁的月色里
纺织娘的歌声悠长动听

绵绵不断
让人感觉是那么亲切

漂泊的日子里
听到纺织娘的歌声
让我有了故乡的思念
感觉到乡愁

秋夜的虫声
透窗而来
萦绕在我的耳畔
让我梦回故乡

远方飘着太多的悬念
守候冬季
行吟,淹没了一路烟火

临摹曾经的雨
拾起细碎的话题,带走风
指尖有雪纷飞

故事如此安静,苍老的诗
涨满了情绪
黄昏里,遇见陌生的锋芒

直面烟雨的寂寞

(外一首)

放纵大片泥泞
离开无奈的水声,静待
星光掉落

擦干手心里的颠簸旧事
成年的心思
即将老去,犹如

纸上的雪

指尖有雪

穿过石阶,靠近一缕阳光
期望饱满
轻轻,摘走所有的冲动



巫水画廊

孙芳华
摄

踩米斗与“拦门”礼

——西路独特风土人情揽胜之四

布衣

婚嫁是人生重要的关口。西路土著民的婚嫁习俗有大众化的一面,更有其独特的一面。

这一带至今保留着“媒婆”(介绍人),并在新婚之日用锅煤灰给媒婆脸蛋上抹黑一俗。过去,“媒婆”撮合一对新人,只需几升米的代价。现时“介绍费”涨价了,据说至少要上千元。旧时新娘出嫁要坐轿子,要一对或一个小孩(或弟妹)相陪。现在以车代轿,而且车辆要成双,婚车越豪华越好,婚车一般要以鲜花、红喜字等装饰,车头以一对布娃娃置于引擎盖上。新娘出门不许自己步行,先要踩米斗,然后由新郎背着出门,说是怕

新娘沾走娘家的财气。新娘出门还必须带上一把红伞。男方要送女方父母彩礼,过去必须有鸡、鱼、肉等,用箩筐挑着或竹杠抬着,一路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是最喜庆的日子。现时就以现金作为彩礼,数额不等。还要给女方的叔、舅、姨、姑等近亲属每人配送一副席,过去是猪肉等,现在多为现金。还有,新郎来接新娘,一般都会遇到“拦门”一礼。同院落的小孩、妇女等会在新郎进入“槽门”的路上,摆下一根长板凳。新郎来了,遇上“拦门”的,就要发喜糖。新郎会事先买些水果糖,见人就撒一地,小孩才会搬开长凳,欢迎新郎和接亲的队伍进入院落。现在过“拦门”时,要发红包,每个包里装上些1元、2元、8元不等的钞

票,遇上有拦门的小孩,就将红包撒落一地,大家去“抢”。

哭嫁在西路一带,一时很兴盛。就是在新娘出嫁的前一天晚上,新娘和母亲、姑嫂等人围坐一起。边哭边诉,女儿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母亲姑嫂则告诫新娘嫁到婆家如何做人处事等。另还有辞堂,就在新娘上花轿(乘车)前,新娘拜别祖宗神位及父母长辈等,母亲劝诫女儿出嫁后尽儿媳之礼制等。新娘出嫁,女方必有“压箱钱”。这数额视男方的彩礼而定,女方还要给男方的叔、舅等正亲戚每人打发一双鞋子,鞋子里塞些鸡蛋糖果等。

现在婚嫁是喜庆之日,在新居洞房的窗上,都要贴些“喜”之类的剪纸等。

婚嫁之日,要找看八字的人,择一黄道吉日,双方报上生庚八字。看是否相合,也时兴在春节、元旦和十一、五一等节假日作为结婚的喜庆之日。